

龙洲风尘

江湖 编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龙洲风尘

书 名:龙洲风尘

编 著:江湖

出版社:西藏人民出版社

书 号:ISBN 7 - 223 - 135 - 1

版权所有:焐子工作室

类 别:长篇官场小说

出版时间:2004 - 10 - 06

字 数:27 万字

内容提要:

主人公胡宏是市政府的笔杆子,但与领导关系一般,认真工作,默默无闻。在朋友点拨下与领导密切关系,不久当了副市长的秘书。后来因为市长之间的矛盾,被下放到偏远小乡任副书记。凭着对上级决策的了解和聪明,给乡党委书记出了很好的主意,工作有声有色,书记提拔后他继任了书记。后来市里统一招考副县级,他凭自己的实力及市长的帮助,脱颖而出,担任了区政法委副书记,一年后又回到市政府任办公室副主任。小说通过胡宏的起伏遭遇,栩栩如生的展现了市

政府、乡镇及政法部...

龙洲风尘

龙洲风尘

作者:江湖

—

胡宏正忙的四脚朝天时,电话响了,一看是康大,就没回,继续打印市长的思想工作总结。

康大锲而不舍的呼。田秘书长问:谁的电话?

胡宏如实说是报社老康。

康大算的上本地名人,秘书长自然认的他,接了电话说:康大你什么事?胡宏正忙呢,别有事没事就找他,你以为他象你那么清闲?

胡宏可以想象的出康大自讨没趣后的嘴脸,他肯定把电话一摔说:我靠,不就是个破秘书长嘛。

在秘书长面前,胡宏却要灰溜溜的夹起尾巴。他手脚麻利的把总结打印三份,用回形针扣了就走,秘书长说:都小三十了,怎么还是没点长劲,你这么送上去,要是缺一页怎么办?

胡宏哗啦啦把材料翻一遍,缺页自然不会,但白纸却有一张。他不动声色,说没什么错,拔腿就走。出了门,悄悄把那页白纸抽出来扔到电梯口的垃圾筒里。组织部在九楼,与胡宏办公室隔四层,一家子人心急火燎的,就不等电梯了,干脆跑上去。李科长也正等的着急,说省委组织部等着要呢,我得马上传真一份过去。也来不及与胡宏多说,立即发传真。胡宏说李科要是没事我走了。李科说好好好,也到下班时间了,有事我会再找田秘书长的。

胡宏的办公室与市长们的办公室在同一层,走过市长房门时,听到里面欢声笑语好不热闹。起码有四个人:罗市长,常务副市长,分管工业的吕副市长,再就是田秘书长。真是皆大欢喜。龙洲市委书记即将升任省委常委、组织部长,按常理,罗市长接任书记,胡宏他们一帮笔杆子这两天就是为罗市长的总结忙的天昏地暗。那么,常务副市长就有可能代市长,后面的副市

长们,就可以前移一个位次。一个萝卜一个坑,动一个萝卜牵一串。不论是你的盟友还是敌人,只要把位子让出来,总是件好事情。政府这边与市委那边一样,如同老百姓结婚,昏昏晃晃都洋溢着喜气。胡宏他们也跟着沾点喜气,田秘书长虽然依旧发脾气,但有喜气垫底,那脾气也就只是形式上的。如果罗市长接任市委书记,那么田秘书长极有可能跟到市委那边,出任市委秘书长,罗市长是很赏识他的。按惯例,市委秘书长一般会挂市委常委,也就成了市级领导了,而且比一般副市长们还要牛。

虽然影响不到胡宏他们这些小角色,但一样心情愉快。他是情不自禁哼着歌回到办公室的,想起康大的电话,连忙打过去。

康大大声惊呼:我靠,理万机受的了么,你们都日。

胡宏说:没你日的多。什么事?

有茬了,我马上去接。

都是谁?

别管谁了,反正你都认的。

在龙洲,所谓有茬了,就是有酒场了。今天的茬依然安排在锦程酒楼,这里饭菜一般,情调一般,但小姐是出了名的疯。苍蝇专盯有缝的蛋,康大有茬总往这里摆。

到了锦程一看,客人果然都认的:一个是胡宏的中学同学于宁,还有一个是与康大同村的包工头许维富。康大曾经说过,他们几个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知识就不是力量。康大这小子初中时就开始追女生,成绩可想而知,但他爸是乡长,老师拿这个康衙内也没办法。所幸初三时他爸因公殉职,高衙内就此辍学,被他爸的朋友安排到报社提水拖地板。近朱者赤,这小子也学着写稿子,结果慢慢混成政法口“名记”了,专门写些《一个罪恶集团的毁灭》之类的稿子,文笔不怎么样,但能吸引读者。胡宏学习要比康大强,在班里前十名,老师说考高中没问题,考大学把握不大,就动员胡宏考了师范,毕业后到乡下当了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,六年前调到市政府办公室当了秘书,但并不跟领导,是蹲在家里写材料的文字秘书。论虚名要比康大强,但没有康大实惠。这位于宁,是当时班里的第一名,考了高中,高二那年父亲病故,只好辍学,但他一心要上大学,干了一年建筑,晒脱了一层皮,攒够了钱再上高中,如愿以偿上了大学,毕业后到市里的骨干企业华夏集团当

了一名技术工人，一年前工资还略有节余，今年只够吃火烧了，而且还要拖欠三两个月。至于这位许维富，据康大说，上学时他就从来没及格过，往老师暖壶里塞屎克郎，隔着墙头向女厕所撒尿，小学没毕业就去建筑工地打工，谁料如今成了老板，虽然不大，但也有个三五十万，在胡宏等人面前摆阔绰绰有余。不能说知识越多越没用，但他们的际遇至少证明知识未必就能改变命运。

今天不纯是喝闲酒，于宁有事有求于人。他请康大给他想想办法，给女朋友先找个单位干着。康大夸张的反问：女朋友？你还有女朋友？

康大这话明显含着对老同学的蔑视。

于宁抿了抿嘴唇。于宁时运不济，但心气却高，想当年上初中时，他何曾把康大放在眼里？但人在屋檐下，岂能不低头，而且康大没正形惯了，他的话可以当作耳旁风。

是，我们一个村的，她比我低一年级，今年毕业，到现在没找到工作。

她学的什么玩艺？

学企业文化。

哧，大学设课程全都闭门造车，企业是最没文化的地方，偏要设企业文化。这种课程就是听上去好听却毫无用处，怪不的找不到工作。哎，对了，去许总那里不就好了嘛，他那里最需要文化。

许维富说：我那里全是土包子，哪用的起大学生。

他说的是实情。于宁虚应故事的话也不会，象胡同里走竹竿，直戳戳的说：她也不喜欢进企业，她钢琴弹的不错，想当音乐老师。

康大说：钢琴弹的不错？可咱龙洲全是他妈的牛。

于宁：甭管怎么说，你得给想想办法，别人我谁也不认的。

于宁说的很诚恳。于宁一直不善于说不诚恳的话。

看看再说吧。康大手机响了，看来不是什么正大光明的勾当，要不他何必出去接？

一会儿他回来了，进门就说上菜上菜。冲着门喊：燕子，拿菜单来，你的零件也全带上来。

一会儿叫燕子的小姐拿着菜单进来了，康大接过放到一边，把燕子拉到怀里说：来来来，我看你的零件带来了没。从领口伸进手去在燕子胸前摸了

两把,学着老太太的口气说,我娘哎,几天不见,这闺女的口口长这么大了。燕子拍他一巴掌,拿过菜单说点菜吧。

咱老子还用点菜?康大瞪着燕子说,你们这点儿破菜我都背过了辣子鸡,干炸里脊,炸黄花鱼,花椒狗肉,虾炒西芹,木须肉,凉拌海蜇,再来盘酸辣土豆丝。你这种破地方,没个上得了台面的菜,要不是冲着燕子的零部件,我才不来。你们俩还要什么?

于宁已被这一串菜名吓坏了。他兜里的钱肯定不够,但强撑着说:就这么点儿菜,太少了,胡宏你再点。

胡宏心里明白,最后肯定是康大结帐,但现在毕竟还是于宁请客的名义,所以胡宏不想再往他心上压石头,说:算了,就我们四个人,点那么多菜干什么?

等菜的工夫,大家说起书记要走的事,自然褒贬一番,但褒也罢贬也罢,说说而矣。康大打趣胡宏说:胡宏你要小心,万一省里让你当市委书记,你可要有所准备。

胡宏说:五百年以后吧。咱干不了。

康大说:当领导你还干不了,那你还能干什么?马克吐温说,给驴安上笑容就可以当议员,我看给狗配个好秘书,它也能当官。

许维富哈哈大笑。

康大正色说:许总我告诉你个秘密,秘书的水平就是领导的水平。你要是佩服领导,就该首先佩服胡宏。

许维富:佩服,佩服,领导、秘书咱都佩服。

康大:你别当耳旁风,我是说实话。去年全市竞选县级干部,胡宏考了第二名,人家那可是真刀真枪的功夫。我告诉你,想进龙洲富豪榜,要趁现在巴结胡宏,说不准哪天他就发达了,那时你再抱佛脚,晚了。

下午还都有事,只简单喝点啤酒,康大自然少不了让燕子卷起衣服亮出双乳等等那一套,胡宏他们见多了,不足为奇,于宁大概是第一次,眼观鼻鼻观心,不敢正眼瞧。康大偏偏要耍他,说:燕子,过去让你们这位帅哥尝一口,苟富贵,无相忘,有饭大家吃嘛!

吃罢饭,康大说:于宁,结帐去呀。

于宁手忙脚乱说,对,结帐去,结帐去。

看着他略有些驼的背影,胡宏说:康名记,你真让于宁结帐?他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够。

那你结?

凭什么我结呀?不是我请客,我也没点菜,倒是你一派主人的架式,非你结莫属。

我更不能结,你们求我办事,没有我结帐的道理呀,我又帮忙又出钱,我傻B呀?

许维富翻着口袋说:那,那我去结。

但他并没从口袋里翻出钱来。他虽然是老板,但并不比小娘们大方多少。康大根本没指望许维富结帐,给老板娘打电话说:老相好,我那于同学下去结帐了,你不要收他的钱,帐我结。要不,让他日你一日,这帐就两清了。什么?日你还给你钱?你打着灯笼也没处找这种好事。

下了楼,到服务台,康大签了他的大名,扬长而去。于宁还在那里与老板娘争,胡宏拉他一把说:算了,康大这厮,不吃白不吃。

出了门于宁还一遍遍的说,这样不好,这样不好吧。下台阶时他拌了一跤,险些跌倒。胡宏明白他的心思,所求的事康大没句正话,他心里岂能不急。胡宏劝慰他说:于宁你放心,办成办不成康大会帮忙的,别看他大马哈。

于宁握住胡宏的手不放,说:胡宏你看,我一句话也不会说,你和他好好说说,我真是一个人也不认识。

胡宏拍拍他的肩膀说:都是老同学嘛,放心吧,我会说他的。

康大在远处喊:你们两个,要不要我送?

于宁说:老康你走吧,我骑着自行车呢。

胡宏说:你等等,送我回去。

康大这种人不能和他谦虚,一谦虚他真会把胡宏扔在这驾车走了。他今天驾的是辆铁壳吉普,不多么高级,但也算比较体面,何况还是警车。胡宏上了车说:于宁的事你还真要上心。都是老同学。

康大说:我办事你赚好人。等等说吧。我估计,他的那位肯定是困难户,弄不巧是天下第一丑呢。

胡宏说:找你办工作,又不是当媒婆,丑俊什么关系?

康大模仿周星驰的语气瞪大眼睛说:老兄你现实一点好不好?姿色是

女人最大的资源,风骚是女人的最大财富。一个地方资源匮乏经济就没有后劲,一个女人没有姿色一切都玩完。

胡宏说:说不定,于宁的女朋友非常漂亮。

说梦话。就于宁那本事,能勾上个女性就不错了,漂亮二字就省了吧。康大说,再说,要是漂亮,工作还那么难找?岗位再少,也不能没有MM的岗位嘛,男人哪个不好色,除非他是太监。走了几步他又回头补充说,太监也他妈的好色。

龙洲市委书记如期升任省委常委、组织部长,但罗市长却没能接任书记,而是将淮宁市长周国庆调过来,担起了龙洲一把手的担子。

消息传开,对不少人不亚于晴天霹雳。好在大家修炼的工夫深,喜怒一般不形于色。政府这边整个楼层中都弥漫着一股失望和无奈的气氛。经验告诉胡宏,这种气氛要保持一段时间,长短要看罗市长等人的修炼功夫,但前两周内,无论如何不能出错,否则田秘书长会发十倍大的火,能把你的眉毛烧掉。

本来这事与胡宏没有多大关系,但他的情绪却因此而大受影响。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有什么企望,而是这件事引发了他深藏心底的迷茫和无奈。此前大家都以为龙洲市委书记非罗市长莫属,私下议论说罗市长论魄力论能力都比市委书记要强。何况前些日子又是要总结,又是谈话,据说罗市长连祝贺酒都喝过了。官场就是这样的深不可测。一个市长在浪潮中都难以自主,胡宏这种打不起定盘星来的角色,只有任人摆弄的命运了。

胡宏是个善良的、多愁善感的人,这种人,是不适宜在官场中混的。

但他身在官场。

这天早晨,胡宏刚到办公室,较少往来的文秘科科长陈湖就过来了,热情赞扬了一通天气后说:胡科长,这么多年来你对我一直很关照,我真是很感激哪。

说起来,胡宏与他的关系还真是非常一般。这位陈湖科长本事没有多少,但最能装模做样,喜欢指指点点,他一个最典型的动作就是抽烟时只用拇指和食指捏着,其余手指翘成造型,仿佛女旦的兰花指。胡宏看不惯他的作派,平时总是敬而远之,至于陈湖说的“关照”真是八杆子也打不着。胡宏不知道他要说什么,嘴里只能热情着,说哪里哪里,都是陈科长关照我们。

陈湖优雅的把烟灰弹掉,说:以后互相关照吧。下午可能开会,推选副县级干部,到时候兄弟还得关照一把。

胡宏立即明白陈湖的意思了。他想自己早应该想到,陈湖这种人,用不着别人时嘴不会这么甜的。他嘴里说那当然,你们资历长,巴不的你们快些提拔,我们这些后辈的好向前挪挪。陈湖抱抱拳说拜托,就去其他科室了。

要提拔一批副县级的事,前些时候传了一阵,但后来市委书记有变动,这事就搁下了,大家还都估计恐怕要搁置些日子呢。上班后不久田秘书长打电话让胡宏过去,胡宏以为有材料,拿好纸笔过去了。田秘书长说不是材料的事。近期,市委组织部要考察一批干部,咱们办公室要推出一个,下午可能就来考察。条件嘛,年龄要求35岁左右,本科文凭,咱们办公室比较符合条件的就是陈湖。小陈有这样那样的缺点,但总体上人是不错的,工作也不错。到时候你心里有个数。胡宏心里一百个不乐意,但嘴上说行行,我回去向科里交待一下。田秘书长说这是违法组织纪律的,知己我才和你交个底。话也说回来,如果票太分散了,都不过半数,把人压住了,对大家都不好,特别是你们这些年轻科长,前面的不管谁提拔了,对你们都有好处。胡宏说那是,那是,不管谁提拔了,起码多个喝酒的地方。田秘书长并不接胡宏的话,说就这事,你回去吧,要妥善处理好。

胡宏回到办公室,把领导的意思透露给科里其他人员,副科长齐希成并不象胡宏那样内敛,他是正正经经的研究生,平时服气的人很少,他说就是推荐,也轮不到陈湖。论资历,督查科、信息科、秘书科科长都比他老;论业绩,他的文档科去年全省倒数第三,好几次办文出了笑话;论能力,他除了端着架子抽烟,还会什么?对了,他大爷在省委组织部,这一点倒是别人无法相比。

中午胡宏在外面吃饭,不断接到BP短信,五六个科长都请他多多关照。

下午进入会议室,胡宏与督查科刘科长挨到一块。刘科长说:胡科,多关照。刘科长是正科中资历最老的,正科已经六年,为人忠厚,工作认真,按情理胡宏该投他一票。正式推荐前,组织部副部长讲几点意见,要求大家以大局为重,以事业为重,以对党、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投下神圣的一票,把真正德才兼备的同志推荐出来。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每次都要讲,胡宏心里说投

票本来就是个人行为,本来就是要充分代表自己的意图,偏偏要对那么多方面“负责”。副部长的话总算讲完了,工作人员发了一张表,上面是办公室所有符合条件的科长名单,从中推荐一名,在他名字后面打对号。凭良心,应该投刘科,按田秘书长的意思,当然应该投给陈湖。胡宏犹豫再三,见别人已经开始投票,田秘书长似乎正在看着他,已经不容他犹豫,做贼似的在陈湖后面划了对号。

投票结束后,接着开始谈话征求意见,范围是政府办公室所有领导及8位科长,分两组进行,一组与班子成员谈,一组与各位科长们谈。科长们在小会议室里坐等,督查科刘科长脸色肃穆,看来他紧张的不轻。的确,这次机会对他太重要了,错过这次再等两年还是三年都没处说,那时候他就45岁多了,一般就不会在考察之列了。行政科科长谈话回来后对刘科说:行了老刘,我推荐的你,这回百分之九十把握。刘科脸上浮起笑容,说:兄弟们多帮忙。行政科科长是办公室最有个性的人,向来敢说真话,他说:谁不投你那真是昧了良心。论资历论能力论业绩论人品,非你莫属。后面几位科长谈话出来,都说推荐了刘科,刘科一一表示谢意。

胡宏自愧没有行政科长的勇气,虽然组织部一再说谈话内容绝对保密,但谁都知道,这种承诺是不能当真的,田秘书长如果没有交待过胡宏也倒罢了,如果胡宏凭良心推荐了刘科,田秘书长知道了会怎么看?因此,胡宏只能推荐陈湖,作为心理上的安慰,他又补充说:办公室进人时总是千挑万选,各位科长们都很优秀,特别是督查科刘科长,人品厚重,工作扎实,可惜这次只推荐一个。组织部的人对这些话并不感兴趣,连记录也没记。他安慰自己说,自己的一票也左右不了刘科的命运,看情形无论投票还是谈话,刘科把握比较大,也不缺自己这一票。

一个小时后再进行反馈谈话,组织部的人说:从投票情况看,文秘科陈湖得票比较集中。督查科刘科长资历人品都不错,但得票有些分散。如果提名陈湖,不知你是否同意?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傻瓜才不知。胡宏说:我同意,完全同意。

回到会议室,正遇到刘科出门,他神情恍惚,平地中险些摔倒。胡宏忙一把扶住了他。行政科科长说:我算服气了。都傻眼了吧?胡宏,你记住,老实人永远吃亏。他妈的没点真事。

第二天,陈湖的推荐公示在走廊里贴了出来,同时还有一个消息说,昨天晚上督查科刘科住院了,听说是面部神经麻痹,嘴都斜到腮上去了。胡宏想,应该去医院瞧瞧刘科,自己结婚生孩子人家都花了钱的。

上午不到十点,胡宏接到于宁电话,说今天他和远宜请客。胡宏问远宜是谁?于宁说:我的女朋友。胡宏这才想起前些日子于宁请康大为女朋友找工作的事。于宁说已经与康大定好了,地点还是在锦程。

十一点多,康大来接胡宏。胡宏不敢现在就走,让康大去他办公室坐坐。康大消息灵通,知道最近又推荐一批干部,问市府办推荐的谁。办公室里只有胡宏康大,说话方便,胡宏说了办公室推荐人选的事,不免大发感慨,真不明白那么多人投刘科的票,竟然没成。康大笑笑说,这有两种可能,一种是刘科虽然票多,但扭不过领导意图;另一种可能,刘科票也许并没你想的那么多。田秘也未只交待你一个,那么多人说投刘科的票,未必就真投。也许他们是良心不安,来安慰刘科,或者纯粹是卖个空人情。你们机关上的人,天天牢骚,可是真有机会让你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,又不敢表达,奴性心理太重。高档车都在机关上,场面最大的事也在机关上,可是人格最卑微的,也都集中在机关里。这话说的胡宏心跳,本能的回护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,毕竟说到底还是领导说了算,民主不过是形式的。比如选市长,那可是正正经经的开人代会投票,可是组织上派来的市长你见过选不上的吗?根本上还是领导说了算,你不体现领导意图有什么用?康大摇摇头说,看看你又急了,不说这些事了,这根本不是我们管的事,操这份闲心干什么?看看表,已经十一点半了,胡宏说走吧。这回康大开了派出所的一辆破面包。上了车胡宏问康大于宁的事问了没有,康大说急什么,吃奶还的解开怀。

上了二楼,在推开208房间的瞬间,康大身子轻轻抖了一下,仿佛从暖烘烘的屋里走进严寒里。胡宏向房间里一看的时候,心也一下提了起来:于宁的女朋友沈远宜,太漂亮了!她略有紧张但不失大方的站起来,对胡康两人微笑。康大象被太阳晒过的冰激凌,整个人走路都有些变形了。他走到于宁身边,用力拍他一掌说:于宁你太不够哥们了,金屋藏娇,今天才拿出来让我们一饱眼福。

于宁无以应对,只是笑笑,远宜说:康哥不是取笑我吧。说话时直视着康大,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象是在征询什么,而微微上翘的嘴角笑意久久不

散,仿佛落日后的余晖,灿烂而不耀眼。

康大稍坐一会,就出了房间,胡宏也感到尿意骤来,随后出了门。两人在洗手间相遇,见康大正在拿餐巾纸向鼻孔里塞,胡宏说你怎么了?康大说:周星驰拍的片子里,一看到美女男主人公就流鼻血,我告诉你,那一点也不夸张。

胡宏:怎么,你流鼻血了?

康大:我也以为是呢,还好,目前不是。那一年,那个姓黄的小婊子脱光了在床上一躺,我真流鼻血了。

胡宏笑笑说:真是一物降一物,美女是康名记的克星。

康大没头没脑的问:你说,她还是处女吗?

胡宏应付说:也许是,也许那是昨天。

康大:你这等于没说。过会儿,我讲几个段子试探一下。妈的,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,好 X 都让狗 X 了。

他后一句实在太下流,也太恶毒,胡宏说:鲜花只允许插到你这堆牛粪上,插在别人的牛粪上你就不平了?

康大很严肃的说:胡宏,我他妈嫉妒死了,嫉妒的心疼你知道吗?就是睡遍全龙洲的 MM,而无福消受沈 MM,那你也是白活了。

菜已经上来了,康大问:远宜你没参加考试吗?前一阵一中、实中都招了十几个老师。

于宁替他回答说:参加考试了,但考试不过是个形式,大都内定了。

康大点点头:这我信,不过,他们的谋私真是要让龙洲的教育事业蒙受巨大损失了。要说做合格的老师,我们几个加起来也不及远宜的一半。

远宜:康哥又取笑我了。我想先在一个学校教着,中间再想想办法,明年还是要考一批的,我好好准备一下,再冲冲,总会有公平的。

康大:公平?公平、爱情和处女,是龙洲的三大稀缺资源,几乎濒临灭绝。

大家都哧的笑了。

吃过饭,康大抢着去结帐,结果老板娘说沈妹子早把帐结了。康大因为不能在远宜面前潇洒签字而遗憾,说于宁你太不够哥们,不给兄弟一点表现的机会。出了门一看他那破车,更是觉的丢了大人,不好意思说送远宜。

照例他与胡宏一起走。走了不远,他把车停下了,郑重的问胡宏:你说,远宜还是处女吗?

胡宏说:你脑子怎么净往这上面想?我想,应该是吧,你一讲笑话,她脸红的那样。

康大惋惜的连连摇头:她红脸是因为她一切都明白。又叹口气说:校园里都免费提供避孕套、畅销《泡妮必读》了,还他妈上哪找处女?不过,不是处女也值。我实事求是告诉你胡宏,我阅女无数,可没人盖的过远宜。我总算体会到宁愿为一个女人做一切是什么滋味了。

胡宏看这家伙今天神经兮兮、郑重其事,问他:你该不会打远宜的主意吧?朋友妻不可欺,何况是老实巴脚的老同学之妻?

康大愣怔着说:只许这朵鲜花插到于宁牛粪上,就不许插到我这堆牛粪上吗?冲,对不住朋友,不冲,我会后悔一辈子的!

说这话时,他沉重的拍着方向盘。

这家伙,真是疯了。

胡宏与康大的交往,百分之八十是在酒场。这倒不是因为两人是酒肉朋友,而是因为康大酒场多,而胡宏也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点儿自由时间,机关嘛,忙与不忙都要蹲时间。

这次还是在锦程。人不多,康大,胡宏,于宁,还有那位许老板许维富先生。他们已经多次喝过酒,但胡宏始终与这位姓许的没有真正交往起来,原因嘛,从胡宏方面来说,他有点儿文人的傲气,还有点儿机关干部的小优越感,虽然钱不多,但办公单位却气派,腰板挺的够直,何况我胡宏又求不到你。从许维富方面来说,他主要是冲着康大来的,对康大的朋友客气一点也就是了,也没打算深交。

康大说还有一个来不来不一定,咱们就先开始。

今天的小姐姓李,叫尖尖,康大介绍说她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99代孙女,咱每人都和尖尖干一场,就都是皇亲国戚了,看龙洲城里谁还敢惹。

于宁沉不住气,请康大操心远宜的事。康大喝干杯里的啤酒,照杯给于宁说:于宁你就把心放到你的大肠里。街道办事处中心中学女校长与我关系非同一般。

据康大说,这位女校长的老公有一次正与小姐进行‘体液交流’的时候,

让公安逮个正着。那时他正面临着一个提拔的机会,形势十分凶险,幸亏康大帮忙度过了危机,从此把康大引为死党。他老婆号称教育界的铁娘子,但却拿老公没办法,康大通过他安排个临时工绝对有把握。

这一桌的人,胡宏觉的都比自己强,康大不用说,活的多潇洒;许维富有点小家子气,但人家也是腰绳几十万;于宁现在工资少一点,但有一个那么漂亮大方的女朋友;就是小姐尖尖,游戏人生,笑中赚钱,也是风流无限。想想前程,刘科就是前鉴,不觉满目茫然。心情不好,酒也喝的没劲。康大不知情,以为胡宏书呆子气又发作,正在构思什么小说。他端起啤酒说:风流与文才是双胞胎,如影随形,你不嫖不毒,哪来的灵感?正逼胡宏喝酒时,门一开,一位着白裙的女孩推门进来。胡宏见了漂亮的女孩子略略有些窘迫,于宁呢,则连正眼看也不能。胡宏匆匆扫了一眼,觉的那女孩子有些面熟。康大介绍说:我的外甥女,夏雪妮,未来图书馆馆长。雪妮说:小舅,你就别不管长幼都胡吹一气了。突然又叫道:胡老师,是你呀!康大说,怎么,胡宏你教过雪妮?胡宏教过两年学,雪妮是他毕业后的第一级学生,是班里最漂亮的女孩子。

胡宏就在那一瞬间每一个细胞都恢复了活力,心头烦恼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挤走了。

外甥女在此,康大却一样没有正形。唐玄宗的后裔李尖尖坐在康大与胡宏之间,康大又是搂又是抱,李小姐摇曳生姿,半推半就,莺声燕语。他说你们真是荒废了尖尖的才智。来来来,尖尖,我指点一下,今天你的重点,就是这位作家先生,你要首先劝上两杯酒。接下去的节目过会儿再说。尖尖说我最敬佩作家了,不用康哥说,我也要敬酒的。

尖尖靠到胡宏身上说,作家哥哥,我敬你一杯。胡宏仿佛挑了千斤重担,不堪重负,又觉的雪妮的目光灼热,要把他与尖尖紧贴的部分烧焦。他推开尖尖说:我酒量不行,酒量不行,对不住了。康大说尖尖你装模作样干什么,端起酒来,再不行搂住脖子灌,这该不用我教你。尖尖小姐果真弯下腰,说作家哥哥给个面子吧。那两个饱满而有些松软的乳房就贴到他的肩上。胡宏象给火烧了尾巴尖,把尖尖向后一推,在地上划一条无形的鸿沟说,你不超过这道砖缝,我还有可能喝,你就是过来一寸,我也不喝了。一桌的人都感到了尴尬,胡宏在瞬间也意识到了。康大说尖尖不行,你不是亲热

一点吗？男人没有不喜欢小姐亲蜜的。有些人是心里想当婊子，又想立牌坊——他一定是用词失当了，事后胡宏那么想过。但无论如何，这词太恶毒了些。胡宏的火腾的就起来了，他忍了几秒钟，终于敲着桌子说：想立牌坊的婊子，至少她心里多少还有些正常人伦！总比彻头彻尾的婊子要多少接近“人”这个字。他那时的神情举止，极象唐国强饰演的雍正皇帝，训斥跪在太和殿前的贪官污吏。立时静的鸦雀无声。他这种纯理论的话题确实也没人能的当地接下来。打破僵局的是雪妮，她说你们讨论的问题太深奥了。康大也反应了过来，说我用词不当，我要重新上小学二年级学造句。我认罚一杯。爽快地喝干杯中酒，说：欠意尽在此酒中。接下来康大给大家讲“祖国、党、社会、人民”的笑话，说的满桌大笑。但好象正上演着喜剧，主角接到母病危之类的电报，尽管脸上堆出笑，气氛是再也不行了。

胡宏喝酒是没兴致，走当然更不合适。这时雪妮站起来说，老师，咱跳舞吧。胡宏说跳舞我是真的不会。雪妮说，我教你。语气诚恳而又不容置疑。雪妮一边和胡宏说话，一边教他最简单的步法，胡宏有些窘迫，仿佛雪妮是他的老师，他倒是学生。既想作婊子又想立牌坊，这刻薄话形容他并非完全失当。从内心里，胡宏某些时候是羡慕康大他们这种活法的，但自己作茧自缚，日积月累，潜移默化，竟成了现在的样子，敏感，容易受伤害；冲动，容易伤害别人；虚伪，一到公众场合就端起某种不同常人的架子。对了，在公众场合，他始终就象一个提了满满一筐鸡蛋的孩子，小心翼翼，不敢接近别人，又怕别人太近了自己。雪妮说，老师，你还在生气吗？胡宏说，我生什么气，要生，只能生我自己的气，好好的气氛让我破坏了。雪妮摇着头，说：不，你不应该生自己的气。我喜欢你那时的表现。那才更有男人味。胡宏听到雪妮用了“男人”一词，一瞬间，他的心头闪过一缕火焰，抚着雪妮温热肩背的手指不禁有些颤抖了。

房间小而舞曲声大，几个人象在闹市里，吆吆喝喝的交流。康大声喊：雪妮，你不是为十一的节目发愁吗？让你们胡老师给你写首诗朗诵朗诵不就得了？

雪妮大声说：你就会转嫁负担，我让你给我找，你推给俺老师。

这一个“俺”字透着无限亲密，比一晚的话都让胡宏心动。

康大让尖尖停了音乐，说尖尖雪妮你们出去一下，我们有点儿男人的事

情要处理。于宁也要走,康大说都是自己人,你又何必见外。

大家都有些莫名其妙。康大说:你们都知道,我康大是坚决按照一个党员的要求严格自律,尤其注意加强学习,特别是注重学习市场经济知识。我最近看了一本西方经济学名家论著,其中有一个理论叫“劣币驱逐良币”。劣币是指贪污、受贿以及利用体制的漏洞赚到的钱,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昧心钱;良币就是指靠劳动靠技术靠资本赚到的钱。如果大量的人持有劣币而毫无风险,那么赚良币的人也会羡慕、实践去获得劣币。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。

康大这厮把两个女孩子都赶出去,难道就是为了说这通冠冕堂皇的废话?

他喝完杯子里的啤酒说: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,必定是暴富和赤贫同时诞生的年代。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代。在机关中干的,哪怕就是一个提茶壶的小角色,也盼着有朝一日实权在握、开门纳贿。胡宏你是国家公务员,你们嘴上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,心里是不是感到荒谬?他又指着许维富说,许老板你说,你是不是盼着发一笔不义之财?许老板连忙声明,自己守法致富。

康大尖刻的说:守法致富不是你的光荣,是你脑筋不转弯的表现。在咱们几个人中,你算富的,可是我对你说,你那点钱人家连正眼瞧也不瞧。我的意思是,身为商人,要想大富,必须与官发生联系。比如黄金地段一块地,一转手就能赚几百万,比你许总十块八块抠民工的钱省心多了,也体面多了。这么容易赚的钱干嘛非让那些狗娘养的赚了?让你许维富赚了,你是吃芋头长大的,还知道老百姓的饥苦,说不准还能捐几个。

许维富正色说:你这话对,我现在就有很多想法,但资金比他妈的狗 B 还紧。可是,咱没法与官发生联系。

康大望着胡宏:眼前就有一位。胡科前途无量呢。

许维富有些失望,胡宏则连忙声明自己没有投资价值。康大目光从两人脸上扫来扫去,最后说:许总你说句良心话,我请了你多少回?我让你结过一次帐吗?

许维富连忙表白:没没没。

康大:好,你给我一千块钱。听准了,我不是向你借,我要借就要借个十